

先秦諸子教育思想

著 伍振鷺

44-0923
831

5009911

伍振鷺 著

先秦諸子教育思想



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



石景宜先生
惠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先秦諸子教育思想 主 編：伍 振 鷺
發行人：洪 清 泉

臺北市承德路五〇九巷六號二樓
電 話：五九一三五一七

發 行 所： 偉 文 圖 書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新生北路三段六十一號
信 箱：臺北第六八～九八一號
電 話：五九四一一一六～八號
郵 撥：第一〇四〇四三號

印 刷 所： 九 九 印 刷 公 司

地 址：臺北市西昌街一一三號
電 話：三八一五七四六

定價 精裝 元
平裝 元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五三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Published By Wei-Wen Books & Publishing Co., Ltd.

P. O. Box 68-981 Taipei, Taiwan, R. O. C.

Tel: 5941116~8

先秦諸子教育思想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時代背景.....	一
第二節 諸子流派.....	四
第二章 儒家(一)——孔子.....	一三
第一節 孔子生平.....	一三
第二節 學說要旨.....	一七
第三節 教育思想.....	二三
第三章 儒家(二)——孟子.....	五一

第一節	孟子生平	五一
第二節	學說要旨	五四
第三節	教育思想	六〇
第四章	儒家(三)——荀子	七七
第一節	荀子生平	七七
第二節	學說要旨	八一
第三節	教育思想	八七
第五章	道家(一)——老子	一一三
第一節	老子生平	一一三
第二節	學說要旨	一一五
第三節	教育思想	一二一
第六章	道家(二)——莊子	一三九
第一節	莊子生平	一三九

第二節	學說要旨	一四一
第三節	教育思想	一四六
第七章	墨家——墨子	一六五
第一節	墨子生平	一六五
第二節	學說要旨	一六八
第三節	教育思想	一七二

先秦諸子教育思想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時代背景

由春秋末年到戰國結束這段期間，通稱爲先秦時期。先秦時期是我國學術思想發展光輝燦爛的時代；在此期間內，諸子之學風起雲湧，與西方古希臘文化，遙相輝映。爲甚麼諸子之學勃興於此一時期呢？因爲春秋戰國之世，是我國歷史上政治、社會及經濟各方面變動最劇烈的時代，而諸子則都是對於當時的情況思有以挽救的，於是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張。從學術的觀點來看，各家（諸子）的學說（主張）雖不相同，但這僅是手段或方法的不同，而不是目的不同；大家（諸子百家）共同的目的祇有一個，那就是救世。因此諸子之學可說是適應時代的需要而產生的。胡適認爲「那時政治那樣黑暗，社會那樣紛亂，貧富那樣不均，民生那樣痛苦。有了這種形勢，自然會生出種種思想的反動。」（中國古代哲學史）所持的便是這種見解。那麼，春秋戰國時代的真實情況究竟怎樣呢？我們綜覽先秦諸子的著作及其他有關文獻片段的記載，大略可得出如下的印象：

(一)政治方面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變局，實行了千餘年的封建制度，漸漸崩潰；天子無權，諸侯相互征伐；大併小，強凌弱；戰爭連年，兵革不休。孔子孟子對於這種情況，感慨最多：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同右）

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孟子離婁上）

(二)社會方面 隨着封建制度崩潰的，是人倫的敗壞與道德的墮落，孟子曾爲此而大聲疾呼：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滕文公下）

原來倫理道德本是封建制度下宗法社會維繫力量的中心，但是這種力量首先便爲天下觀瞻所矚的共主平王所破壞了。因此，上行下效，便淪落至於孟子所說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地步。此外，貴族階級的消滅，境內異族的同化，大都市的興起，交通的發達等，都是社會方面大的改變。

(三)經濟方面 由於戰爭的需要及供生活的享受，諸侯多橫征暴斂，榨取民財；而人民遂日益水深火熱，生活困苦。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論語顏淵）

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同右）

同時由於井田制度的破壞，工商業興盛，有如漢書食貨志所謂：「壞井田，開阡陌，……王制遂滅，僭差無度，富人之富累萬金。」與「及周室衰，……土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賈之民多。……富者土木被文飾，犬馬餘肉粟。……」貧富不均，以致凶年饑歲，便發生像孟子所說的：「民之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的現象。

（四）學術方面 古代學在王官，此時則私人講學之風大盛，智識遂下逮於平民；且在此期間，養士的風氣極爲盛行，亦有助於學術的發皇。蘇子瞻六國論：「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相養士。」據史記的記載，當時「魏楚齊趙四公子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而諸侯卿相對於賓客，更極禮重：

騶衍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褻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同前孟荀列傳）

（燕）文侯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寡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節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史記本傳）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臣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侯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子盍爲我言之。」（孟子公孫丑下）

以上是先秦時期政治、社會、經濟及學術各方面的實際情況；其中尤以學術方面對於諸子之學的勃興，影響最深。最後，再引劉向國策敘錄所說的一段話，以對於先秦時期的情況作一綜合描述：

仲尼既歿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穆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傳（一作轉）相仿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盛，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倖，號爲戰國。貪饕无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勝，強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施，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固其守。……

春秋戰國之世既有如此的時代背景，因之，「百家爭鳴」與「處士橫議」的諸子之學得以勃興，自屬事理之常了。

第二節 諸子學派

前面說過，先秦諸子之學乃時代的產物；但既經勃興之後，却派別紛歧，宗旨不一。其所以如此，莊子天下篇有精要的說明：首二句「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是說當時諸子

學派之多，且各以其道爲最高；下文從「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至「其運無乎不在」，是說古之道術爲諸子學說的淵源；其後「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是說東周中世以前的學術；再後「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摺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所謂「鄒魯之士，摺紳先生」即指的儒家，所謂「百家之學」，則指道、墨、名、法諸家；又云：「天下失禮，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爲，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又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以上爲全篇的總論。「道術」爲古代學術的總稱，即所謂「古人之大體」；在諸子中，儒家能明六藝以教人，其出爲最早；及道術分裂，於是百家紛起，各得其一，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各有所用，而不該不徧，莊子稱之爲「方術」。接着下面分論各派；各派皆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某某聞其風而說之。」自「不侈於後世」起，至「才士也夫」，評述墨翟禽滑釐一派；自「不累於俗」起，至「其行適至是而止」，評述宋鉞尹文一派；自「公而不當」起，至「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評述彭蒙田駢慎到一派；自「以本爲精」起，至「古之博大真人哉」，評述關尹老聃一派；自「芴漠無形」起，至「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評述莊周一派；自「惠施多方

「一起，至篇末「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評述惠施一派。莊子天下篇是我國詳述諸子學派最早的一篇文章；其評述諸子，僅舉人名爲標，尙無儒、道、墨……家之名。如以後來所稱家數加以區別，則墨翟、禽滑釐與宋鈞、尹文，皆爲「墨家」；彭家、田駢、慎到爲「法家」；關尹、老聃與莊周，都是「道家」；惠施爲「名家」；加上首段所謂的「鄒魯之士」的「儒家」，計有五家。他於墨、法、名三家，各有微辭；於儒道二家，均無貶語，尤於莊周推崇備至。不過這篇文章，很多人懷疑不是莊子自作的。

其後，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引其父談的論六家要指之言，始明白採舉家數的名稱。首段爲總論；次就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分別論述；其下更就所論分別解說；簡明扼要，極爲精到。茲節引其前半段於左：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有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順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因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至於大道之

要，去健羨，紉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史遷折衷洙泗，而其父則崇尚道德；因之其論六家要旨，認爲陰陽、儒、墨、名、法五家，各有短長，獨於道家，多溢美之辭。

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據劉歆七略，論述諸子，於六家之外，又加縱橫、雜、農、小說四家，共成十家。茲略其著錄的書目，錄其論述十家之言於左：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爲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舜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

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罰，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而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激者爲之，則苟鉤鈇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譖而棄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爲之，則慢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禩之官；播百穀，勸農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裨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巷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以上是班固論述十家的意見，下面還有一段總論：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征，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鑿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班氏漢志論述十家，以小說家爲「小道」，認爲「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故十家除小說家，又稱「九流」。流卽流派，卽班文每段首句所稱的某某家者流。以上十家中，除縱橫、雜、農、小說四家爲劉歆七略與班固漢志所增入外，其餘六家與司馬談所論的相同；而且他們都同引易繫辭所謂「同歸殊塗，一致百慮」的話。不過，司馬所謂的「同歸一致」，是指諸子的目的同在於「務爲治」；所以「百慮殊塗」，則因爲「所從言之異路，有省有不省」。至於劉班二人的見解，却以爲「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這是九流十家的「同歸一致」；而其所以「殊塗百慮」，則因「時君世主，好惡殊方」，諸子各引一端，以「取合諸侯」。二者主要的不同，是一崇尚道德，而一推重儒家。又漢志亦如論六家要指，於諸子各舉其短長；惟其論各家的缺點，均認爲是末流之弊。如於儒家，說是「此

辟儒之患」；於道家，則云「及放者爲之」；於陰陽家，則云「及拘者爲之」；於法家，則云「及刻者爲之」；於名家，則云「及激者爲之」；於墨家，則云「及蔽者爲之」；於縱橫家，則云「及邪人爲之」；於雜家，則云「及蕩者爲之」；於農家，則云「及鄙者爲之」。其實漢志所評論的各家之所短，也許正是這一流派的特色，而不見得是末流之弊；若是各家失去了其固有的特色，則諸子之間就沒有甚麼差別了。

此外，評述諸子學派的，尚有荀子非十二子篇及淮南子要略。荀子非十二子篇所批評的共有十二人，分爲六組；各組均加批評。於它畧魏牟，荀子批評他們：「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於陳仲史鱸這一組，荀子的批評是：「忍情性，蕪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於墨翟宋鈇，荀子則說：「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於慎到田駢，荀子批評說：「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於惠施鄒衍，荀子批評他們：「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對於子思孟子，荀子的批評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脅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他批評諸子，只指陳短處，而不略述其所長，似稍嫌

主觀；亦有人以荀子非十二子，韓詩外傳所引，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認爲是其徒韓非李斯，假託師言，以毀聖賢。（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因此其意見遂不值得重視。至於淮南子要略，本是自序，雖曾論說諸子之學發生的原因，但未批評各家的短長；且其文出於天下篇之後而無以過之，故不詳作介紹。

綜上所述，先秦諸子的學派，大致不外天下篇所舉的五派，司馬談所論的六家，與漢志所列的九流十家。然而，各家學說的價值，却相去甚遠，而有上下床之別。茲就漢志所列十家而言：陰陽家所談的，不外星象、歷數、五德終始之類，迹近迷信，根本不能算是學術；縱橫家爲當時政客們一時的策略，也無所謂學術思想；小說大致爲外史雜記等書，不足以言學術；雜家成於衆人之手，集合百家之言，亦無固定宗旨；農家除許行「君民並耕」的主張，略見於孟子書中外，其思想學術殊無足稱；名家辯論之術，乃是各派共有的工具，實不足以獨立成爲一家；法家則史遷認爲「申韓皆原於道德之意」，而韓非李斯又都是儒家大師荀子的學生，雖有其獨立的主張，然究竟是儒道兩家的轉手，因之學術地位也較低；故近人論先秦諸子之學，認爲十家之中，僅儒、道、墨三家卓然有以自立，其學術價值亦最高。錢玄同中國學術論文集要序：

陰陽即東周中葉以前之舊學。縱橫乃一時致用之術。小說爲歷史之支流。雜家之書，傳於今者，有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二書皆成於衆人之手，蓋集合百家之說，初無宗旨可言。其他，則農家之許行，嫉當世君民以名義之殊異，而生「治人」「治於人」之階級，因創爲「並耕」之說